

探路記

蘇子知  
和齋

PDG

東埔治以北探路記卷五

目錄

游探郎潑拉彭以上各路

夢央至克綫杭

耶潑拉彭者南  
掌國都也

03255

游探耶潑拉彭以上各路

從耶潑拉彭啟程至中國交界處路徑錯雜人情生疏難以選擇穩善之路特雲南回匪正肆滋叛甸暹之間上南掌各邦久遭竄擾時有搶掠民俱遷徙耶王趁此亂機欲絕中國往來勸阻我等遊歷蓄意雖如此然猶陰違陽奉懼我等尋隙向中國皇帝聲告耳遲疑斟酌始准給以護照通行合境照上寫明酋長鎮主勿得阻攔云云然但飭境內未及邊界各處也故我等私議有三路可行一係溯湄江而上路爲最遠必過甸暹兩國相爭曾經蹂躪之地涉入甸境不得阿瓦卽緬甸都城護照恐有阻碍二係直北循

瀛環志略云緬甸一名阿瓦原

注種人之名  
徐龔小腆紀年  
云緬甸之國都  
曰阿瓦諸書亦  
作啞哇音轉字  
異  
志略云越南卽  
安南今并占城  
爲一國復兼眞  
臘其都城曰順  
化在富良江之  
南岸

湄江左支囊呼一流而抵雲南邊境此路較逕然離江漸  
遠必至雲南界始能重接江流三係穿東京安南兩界中  
抵中國之廣西此路較上兩路平穩易行然所經皆我人  
最不詳識之地祇可稍記情形留爲後人續探之地耳總  
辦偏重第二路我則力持第一路緣不願全江不抵源頭  
終遠本旨躊躇數次總辦亦從我言決取第一路是時適  
得上游實信雲南邊境回匪已平路尙安穩非向所擬者  
遂准于五月二十五日起程先向郎王借撥船隻據云郎  
舡祇抵新康爲止以上非所轄屬新康者卽竇蝦所曾到  
之地也而新康巡撫如何接待人夫車舡如何籌措均難

預料若過麻囊轄內有所阻隔祇能過江左支東北仍穿  
郎境陸路而行宜減少行李爲便各人限帶一箱其向所  
搜攜草木土石之類留存郎地託王轉寄暹都而零星圖  
幅書本器具拋置居多亦不暇顧惜矣瀕行送王夾拉屏  
鎗一千里鏡一絨毯一網緞數端王子雙門鎗一王戚及  
各大員如其往來之誼分送旣畢行囊爲之一輕王亦答  
贈銀瓶腰刀長鎗量器酒器等物各表憶念郎地頗多水  
果糖食王常貽之惟椰子尙清爽足解煩暑餘皆不合口  
但飫安南人之饜饕耳此禮拜中土民來寓觀望者甚多  
互相傳笑束裝之際官員索物遺念漸成知己寓中所棄

廢件爭取備盡。卽至小之紐扣極細之金綫甚破之布褲亦欣然懷藏。解維之前來者更多。舉國若狂。住久欲別。我等頗亦戀戀。蓋過此以往。道路更生。鄉音不能通達矣。前暹都法領事托郎邑之奧巴拉寄來測器瓶酒等至。我等啟程十五日後始到郎地。我等不及收接。仍由郎王弁前存各物寄回暹都。纖毫未失。此後未得信也。初疑郎王不足恃。而竟可恃者。實出意外。蓋我等在郎亦每以厚情相待。故能化其猜疑。轉爲忠信。風塵奔波困乏疲憊。賴此停息數禮拜。始得蘇醒。相隨之安南人咸有室家。未慣離鄉。苦楚每切。思歸中有二人係笑冷縣額兵。在探量江水時。

屢屢向我云。我等究竟往何處而止。不見圖幅上礁石瀑  
布旋流。層層艱險麼。我亦無可回答。祇能云。我等隨江而  
行。江盡則歸。安人長呼曰。嘻。如此深廣之江。何時得到盡  
處。我云。你曉得幾時到麼。昔時傳言。此去不遠。有一大湖。  
其湖卽是發源。想不久可到。安人頗信余言。不復懊懣。乃  
隨處打聽大湖之信。或憂或喜。蓋土人所答不一也。郎邑  
起程時。霖雨沾足。江水已漲三尺。五月二十五日。揚帆直  
上。江勢漸窄。濁流滾滾。兩岸山巒錯出如鋸。景象蠻荒。山  
麓之間。多峙尖方石柱。爲高僧道流之墓也。行未幾。岸左  
山頭高聳一塔于江支之間。風景尙可觀。山名輔交。再上

有灰石山。山多穴。中一巨者。塑有佛像。傍晚抵囊呼口。此口對岸聳起銳峯。其傍亦有穴。較前見佛穴尤深大。土人卽以此穴作聖廟。余停舟拾級而上。穴口偏頗不整。口下磐石逆陡。土人就勢鑿成欄柱。以當扶手。穴外遙望江景。平野無垠。水天一碧。棕樹成簇。下有村屋數處。風景相同。江闊約計百丈。山石係第二層地格。石級之下。水聲激撞。此處每多划船相鬪。駛游於星月之夜。懸燈飾采。攬景消暑。土人樂事也。囊呼支流。色黑而平。湄江之水。色黃而急。黃黑分綫無定。視江流緩急爲遠近。左岸沙灘一道。金色耀然。蒼石之壁。矗立霞天。明暗相映。略可觀賞。穴內佛像



咸豐六年

甚多。佛臺鋪滿花卉，得勝旗、涼傘及一切賽愿之物。燭火煌煌，照耀深處，裝潢金碧，多爲潮氣駁蝕。來拜者非行路人，卽漁人、廟僧俱住對岸之博呼鎮。日間來受供養，晚則歸也。江水漲時，水面直抵穴口，一千八百五十六年水較大，曾淹及穴。土人用紅色綫畫于石以誌痕，核其消長之限，計五丈八尺。尋常之年，高低祇三丈六尺。江水之深處，在囊呼對面，計五丈三尺。博呼鎮之房屋沿左岸，卽所見金色灘之後，有天生一澳，澳灘有屋，以便行旅。我舡可泊此，我寓可就此，亦客游中一安適所矣。夜色朦朧，趕易小舟，同把槳二人上囊呼一流，約行三里許，浪明波靜，水平。

如鏡非若湄江之洶湧可畏也。河左石壁巉然高約一百  
一十餘丈。小艇衝水。星飛玉戛。空谷應聲。昂首空曠。有搏  
物鷲鳥。飛撲而過。劃然長鳴。歸巢于磐石裂處。余命槩人  
停泊。趁此星光。聊賞涼夜。大江中水澌砢砢。矮樹短草間。  
蟲聲唧唧。悠然可聽。靜思此間。止是囊呼向東南轉北之  
處。若直達中國。其路甚逕。卽前所擬第二路也。河南闊十  
六丈。深一丈六尺。就水勢而論。不是遠能通船者。現當旱  
時。不識雨時如何耳。新厯此間。居民無相識者。就風景政  
務而論。恐係東京左近。在我國頗關緊要。我之奉差。原爲  
探查湄江。必應設法熟識居民。探摹一切。自忖自度。夜已

深黑不覺倦而小寐。槩人靜伏船頭，呼促我起。囊呼流水，不知不覺，已送我到大江口矣。遙望宿寓，星火悠悠，倦然歸臥，一宿安閒。

越日船移左岸，東北而望，山崗聯絡，愈遠愈巉。江水潔窄，深約八丈，奇山勢兩岸平列，原隰層層，松林高下，漸失熱帶景象，非若向所見芭蕉棕櫚叢生於灰石磬上也。觀此蒼寒，頓生家鄉之感。一路前往，所經村庄，厯厯可數。此中少半係南掌人，大半係野人。南掌係夢根克綫當移來之種，野人均係克母種也。山石係第二層格，屋邊烟火，遙遙可辨，非炊爨供食，卽燒野闢荒也。

夢根似卽孟良  
對音緬甸地名  
也小腆紀年緬  
甸東路有木邦  
孟良在中國耿  
馬土司滾龍江

南直普再邊外  
地稍平李定國  
趨阿瓦之路也

二十七日抵彭高格換船次早抵寵苔農係在右岸之莊  
離莊未遠隱隱見有火山舒裴卽往尋探特格爾乃接踵  
而去約在克綫坤聚會

二十八日過一小河名時根河雖小然與湄南江發源之  
山正相對借此可誌兩江分隔祇一窄土故土人云水漲  
時將船拖行平灘三里則湄江之船卽可入湄南故古時  
地圖往往悞兩江同出一源也是日停在巴格彭其處小  
河其媚秀從北而來抱村環流距口不遠多蓄魚處彎至  
村東復接湄江村大半爲野人所佔是時江水已漲一丈  
三十一日復溯江而上江勢向西而南高石當前樹木如

同治六年六月

繪江身寬五十至六十丈。

六月初一過庚而急流換船。人行左岸。此急流爲流下灰石炸裂所致。過此阻碍。駛行平易。兩岸石坡坦潔。西面有山如練。中等峯約高三百三十丈。至四百丈。山脈似乎由北而南。故湄江本係西向。至此折爲南流。江勢漸直。漸闊。流亦漸軟。兩灘平坦齊整。從右岸至崗頂。隨處多有居室田畦。

六月初二日。略停左岸彭哈斯荅鎮。

次日抵排打鎮。在囊打支河口。鎮極大。換船之際。遊觀廟宇。得見一鐘。手工極巧。東方所罕見。直與歐洲相埒。下註

中國字識其爲東京雲南間物非本村製也囊打發源在坊鎮之東北以五鎮之南中環極大鎮曰富格由排打略上江向西南灣繞一山崗土人名曰法臺船隻往來稍有阻遲此處復經耶境接入夢囊大省境蓋克綏坤尙屬該省第二邑也過此山脈跌落兩岸平原開掌向西始有山源從文湘後所歷第一次寬平處

初四日宿于沙灘一望平垠西北遙見青山一抹向河面浪湧而盡

次日八點鐘抵克綏坤該地已備有四屋以款行旅接待頗殷是晚坤邑官卽夢省第二等員來謁

六月初九日舒裴特格爾迺亦到述火山情形殊非土人所張皇者但見烟團如絮在二洞湧冒出磺炭氣以及瀛水洞相距不遠土人名之一曰富飛乃一曰富飛那卽大火山小火山之意

次日與地方官議公事意甚要好而出界接卸之意尙有遲疑因照上但准周遊邊境未許出疆而該地實是南掌舊地爲暹羅羈縻兵端未久保護乏肩無怪其膽小官難擔故云甚願伴送至夢囊愧無權力或待請示省中俟回信再爲定奪始爲穩妥蓋其力祇能保護至克線海也此處亦暹屬舊疆小省與甸界相近總辦指護照云此中所

敘原許儘我遊歷暹境。爾等但需辦船轉運。彼官又云。沿江而上。大都平原樹林。既無糧草。亦無船隻。出境祇能起旱。總辦又云。此非汝等干係也。然動身之前。未得阿瓦路照。安督先曾托教主裨庚代在甸請照。適甸宮內亂。王被逐。王之幼弟三人。合黨弑其兩兄。而仍未得位。逃至英屬。英人亦不留。逐於假倫。因此照未能給。總辦擬先致信于克綫當王。係南掌舊部。今屬甸者。述明游探學問。非有他意。請其飭所轄之地。准備轉運。

六月初十日。發差遞信。並送禮物。絨毯扇綢等。此際坤邑正在趕備舟船。惟該處貿易清淡。船隻甚少。且駕駛之法。



克綫美卽古之  
八百媳婦國也  
此據後文第八  
卷而知之

無靈巧者種種耽擱。六月十四始得起程。備船之時。近邑遊探頗詳。環鎮有濠。穿鎮有河。駕以竹橋。華而不固。鎮外多樹林。林中有徑路。甚闊。可當官道。南掌南方之輕車。絕不復覩。惟見象馱。楸木。牛載雜件。步重而顛。往來蹠躩而已。東南一徑。通克綫美。據云。十一二日路程。克綫一語。上南掌土稱。卽首邑之意。如下南掌所稱之夢也。觀此陸路情形。生意亦屬不旺。市中祇有常用。必不可省之物。如鹽產已少。俱從囊該。或下南掌來也。鄉景淒苦。人烟衰稀。野人錯雜。土人與野人俱留長髮一簇。盤成螺髻。外用白布捆之。略如甸俗。女以